一位藏民遇到山神的真实故事

2007-5-7

三清山神女峰

在中国，有关山神的传说渊源流长。成书于二千多年前的《山海经》，就已记载了有关山神的种种传说。《太平广记》里也收录了大禹囚禁商章氏、兜庐氏等山神的故事。《五藏山经》里还对诸山神的状貌作了详尽的描述。

在今日藏地，不少地方还保留着祭祀山神的风俗，如在川北阿坝州汶川，不少藏族寨子都有自己的山神，各寨子都有自己祭祀山神的一套仪规；在川西甘孜州的石棉，每年腊月十三开始的唤山节即为祭祀山神的节日，整个祭山活动要持续三天。当我从康定坐长途汽车去色达的路上，沿途经过几座高山之顶时，车内不少藏民都将头伸出车窗大声叫唤，并将撕碎的白纸、白布条等物扔出窗外。在山顶上，往往已积蓄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白纸、白布条，随风一吹，盘旋升腾，直冲云霄。藏民们 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山神的敬畏和礼拜。

但是，传说毕竟是传说，故事毕竟是故事。如果说在传说里还有人跟山神交往的故事，那在现实生活中——尤其在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很多现代人实际上已经仅仅把山神视为天方夜潭中的一种神话了。

当我从丹真嘉措活佛那里听说了峨钵曾被山神请去的事情后，我也感到很惊奇。设法从一个喇嘛那儿打听到峨钵的住址，我马上就去找他。

找了好几次，直到第四天，峨钵才回来。开门让我进去，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披红色藏袍，身体壮实，脸相忠厚，能说一口蛮像样的汉语。他的屋子，像这儿大多数喇嘛的屋子一样，不大，约六七个平方米，地上铺一块五尺长的地毯，白天可坐，晚上可睡。四周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画片，贴得最多的是法王的像。

他前几天开车去县城了，昨晚刚回来。听我说了来意，知道是丹真嘉措活佛叫我来的，他点点头，就跟我

谈起他被山神叫去的那段经历。

这事发生在藏历猴年。他属马，那一年二十六岁，是色达县色柯乡约若村的会计，那时村还称大队，他是大队会计，已当了多年，还兼公社的会计辅导员，在村子里，书记、队长之下，会计也可算得上是一个人物。

那一年，根据上头的布置，生产计划要调整。他便骑马去十道班等处通知那里的村民，第二天来大队部开全体村民会议。是个大晴天，下午太阳很好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……只见迎面来了个骑马的老人，又高又大，有三四个人那么高，那匹马当然更高大了。老人相貌威严，留着络腮胡子，胡子成卷曲状，朝两旁翘起。老人到他跟前停了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我是丹金神山的护法，有点事要你帮忙，今晚我来找你。”峨钵觉得有点害怕，他过去不信佛道神怪这一套，但听到过不少关于山神、天神的传说，没想到今天让他给遇上了。他对老人说：“我家里有个老母要照顾，恐怕我帮不了你的忙。”老人说：“你可以帮我的忙，不用怕，晚上我再来。”说着骑马走了。

通知完了明天开干部会，峨钵就在十道班吃了晚饭，还留下来，看晚上放电影。高原牧区放电影是件大事，附近骑马赶来看电影的牧民不少。峨钵坐在人堆中间。那晚放的挺好看。放映员换最后一盘带子时，峨钵忽然想起，下午遇到的那个老人，不是说晚上还要来找自己吗，他坐不住了，而且这时电影银幕上的图像也变得看不见了。他就站起身走出了人堆。人们仍在看电影，没谁注意到他的离去。

那晚是藏四月初十，大半个月亮挂在天上，月色挺亮，四周群山的轮廓看得很清楚。走到公路边，只见那个巨人般的老人已等在那里了。见他出来了，便对他说：“我等你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？跟我走吧。”说着，就在马上俯下身，像捉小鸡似的，把峨钵轻轻地提起，放在身后马背上，然后疾驶而去。

到了丹金山一个很大的山洞里，里头黑黑的，稍稍有点光线。老人叫峨钵把衣服脱下来，让他检查一下。检查完了，老人很满意地说：“很好，你身上啥子也没有，正是我要找的人。”等峨钵穿上了衣服，老人又说：“我要你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帮我送一样东西，不过你是个人，已经吃了人吃的物品，现在去可能到不了那里。你先在我这里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去。”说完，老人走了出去。山洞里马上变得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就在山洞里休息，似睡非睡，似醒似醒，不吃不喝，不渴也不饿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大概有两三天了，山洞里又有了光线，而且比先头亮。峨钵醒来了，觉得人非常舒服，浑身充满了力量。老人又来了，拿着一只红色的小方盒，交给峨钵，对他说：“这个给你，你把它交给唐雅神山的护法。这个盒子里有很多东西，你不要打开。不过，你也打不开它。”唐雅山在青海果州班玛县，离这儿很远，平时骑马一天也不一定能赶到，不过，峨钵当时并没想到去唐雅山要走很多很多路，他觉得帮老人送这个盒子好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

峨钵拿着这个小盒子就上路了。他发觉自己走得很快，但一点儿也不吃力。天正在下雪，雪地上并没留下他的脚印。淌水过小河溪流时，鞋子也不湿。经过自己村前的日穷沟时，他停下来坐了一会儿。他想起了家中的老母，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后来想，还是等把老人交给他的事情办完了再回去吧。有村民在他面前经过，他看得见他们，但他们看不见他。他也不想跟他们说话，就站起来又上路了。

在路上，他赶上了两个骑马往青海方向去的人，便跟着走了一段路。从这两人的谈话里，他得知这是父子俩，父亲名叫哇脱，爷俩个是要到班玛智钦寺去。他觉得这爷俩的马跑得太慢，便撇下他们，又一个人往前走去。

翻过几座山，越过杜柯河，由川北进入了青海。傍晚时分，他来到了唐雅山前。他看今天时间不早了，心想等明天天亮时再去山里找唐雅山神吧。他在山脚下躺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太阳一出来，他就上山了。到了山上，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很大的山门，他进了山门，没走几步，有个像丹金山神一样高大的老太太出来了，满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至少有几百岁了。

老太太问他找谁？他说找唐雅神山的护法神。

“噢，那是我的儿子。”老太太说着，就回头喊了三声。只见一坐大山满满地塌陷，然后化成了人形，极高极大，是个胡子很长的老人，胡子一直垂到腰部，脸颊上也有胡子，成卷状，每边的脸颊上各有五六个胡子卷。头上的头发也很长，分向左右两边。老人的脸和手都很黑，手指比大树还粗。这时，峨钵忽然发觉自己也变得又高又大，森林匍匐在他脚下，像平时看到的一片青草，四周的群山变成了小土坡，他就这么高高站着，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他对唐雅山神说了丹金山神请他带来一个盒子，然后就把那红色的小方盒子递给了唐雅山神。唐雅山神接过盒子，当场打开，盒子里还有个小箱子，打开小箱子，里面有许多药丸，是黑色的。山神取出六颗药丸，

交给峨钵，要他去一趟仰吾里神山，转交给仰吾里神山的护法。还告诉他，到那里后，只要叫仰吾里山神的名字，把药丸抛上天，就可以了。

峨钵也不知去仰吾里山有多远，他接过唐雅山神给他的六颗药丸，就走了……完成了唐雅山神交给他的任务，峨钵又成了一个常人，感到有点累有点饿，他出来好几天，到现在还没吃过一把糌粑喝过一口水呢。他便顺着来的路往回走……回家路上，经过一个村子时，峨钵遇到一个熟人，招待他吃了饭，还帮他借了匹马，陪他一起回去。那人告诉峨钵，他村里的人到处找他，这儿也来过，都说他失踪了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

回到家里，已是晚上。村里的人见了他，高兴得又哭又笑。大家纷纷问他，峨钵峨钵，五天五夜，你到底跑哪去啦？我们四面八方都找遍啦。要说你还活着，怎会没个人影？要说你死了，怎会不见尸体？

他的母亲见儿子回来了，抱着他痛哭。家里已经请来了一批喇嘛，准备为他办后事了呢。前几天问过几个活佛，都说人还活着，不要紧。派人去色达洛若寺向晋美彭措堪布也问过，说是你被山神请去了，没受苦，家里不要为他念超度经，可以念念长寿经、皈依经，消除违缘，过五天会回来的。

峨钵对大家说了自己这几天的经历，整个色达、整个甘孜藏族自治州都传遍了。也有人不信。但不信的人少，信的人多，毕竟这是一个大队会计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呀，而且村里那么多人分头找他，就是找不着，可过了五天，他不正像晋美彭措堪布说的那样回来了么！

峨钵回来后，仍然当他的大队会计。但是他变了个人，过去不信佛，现在不仅信了佛，对整个世界人生的看法都改变了。他对晋美彭措上师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当下就去上师那里皈依了佛门。他的老母亲故世后，他就跑到五明佛学院来出家了……

以上所记，完全为峨钵对我的叙述。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，才改成了第三人称，没作任何艺术夸张。峨钵向我保证，他说的这一切是完全真实的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我相信他没说假，而且他也没有必要说假。

“你以前为什么不信佛？”我问他。

“藏地被1949年以后，寺庙全部被摧毁，喇嘛也没了，当地的老人有时对小孩说，在这儿，什么什么地方，过去曾经有过一所寺庙，曾经怎么怎么……就像在讲一个遥远的故事。我从小念书，受到的就是共产党‘破除迷信’那一套教育，那时我还年轻，不懂事，上头说没有佛，我也就跟着说没有佛。”

“你被山神找去后就信佛了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我亲眼看到了。而且，后来我看到的还不止是山神，还看到很多其它更殊胜的景象。”

“你是来佛学院出的家？”

“是的。我老母亲去世后，我就到这儿来出家了。那时，这儿总共只有二三百人，觉母更少，只有五十多，不像现在，已有好几千人了。”

“你来佛学院后，还当会计吗？”

“当了几年管家，还管点建筑上的事，这儿建大经堂、汉经堂，从设计到施工，都是我帮着搞的，藏族的居士林，也是我帮着修的，现在正在造的新的汉经堂，我也帮着搞。这几年还让我开北京吉普，我会说一点汉话，在外面跑跑比较方便。”

“你家里还有哪些人？”

“有个姐姐，在外村。一个弟弟，两个妹妹，都在自己村子里。大哥，在县里当工商局长。”

“可以公开我对你的采访和你的名字吗？”

“可以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信佛，有更多的人转到佛学上来，如果大家都信佛，我们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变得更好。”

注：本文原载《东北风》